

古来淇上多恋歌

——古代淇河恋爱诗歌赏析

□白立功

淇河自古风光旖旎,碧水清波,荷叶田田,两岸桑麻蓊郁,绿竹猗猗,正是淇上儿女谈情说爱的绝佳佳境。

淇河及其周围古称淇上,淇水悠悠,千年潺潺,寄托了无数情人的爱恋与幽思。征战的生死离别,商贾的四海漂泊,纨绔子弟的喜新厌旧,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。

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淇上观光采风、垂钓隐居,写下无数篇言及淇水的诗词歌赋,自然包含着风情万种的情诗、恋歌。

本文试从古代淇上言情恋爱诗歌中选择若干,窥探自《诗经》以还古之先民婚姻爱情的风花雪月,赏析诗家杰作的玳珠之音。里面既有纯洁坚贞爱情之熏陶,亦有先乱后弃悔恨之警示。为今天淇河儿女们吊古凭今,佐以鉴赏与扬弃,亦为琳琅满目的淇水诗苑插上一枝雨露梨花。

一、“期我乎桑中,要我乎上宫,送我乎淇之上矣” ——淇上热恋

淇河流域,曾是殷商四帝及卫国和赵国之都城辖地,自古以来教化正统,开化开放,风气领先。反映在婚姻恋爱上,表现为大胆热烈,真挚朴实,专一坚贞,敢破世俗。这类诗歌是淇河婚恋诗歌的主体。

先来评析《诗经·邶风·桑中》:
采芣苢兮?沫之东矣。云谁之思?美孟姜矣。

期我乎桑中,要我乎上宫,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采芣苢兮?沫之北矣。云谁之思?美孟姜矣。

期我乎桑中,要我乎上宫,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采芣苢兮?沫之东矣。云谁之思?美孟姜矣。

期我乎桑中,要我乎上宫,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这首诗以反复重叠的辞格,描写一位青年男子到恋人相约的地方一边劳动一边幽会的情境。诗中出现的姑娘泼辣热情、一往情深,不仅桑中约会,还邀请心上人去上宫游玩,继而沿淇河十里相送。

桑园、上宫、淇河都是青年男女幽会游玩、放飞爱情的圣地,从而反映出三千多年前普通农家子女对爱情的追求方式,以及在劳动中收获爱情的幸福向往,这是一种生机勃勃、健康文明的恋爱观念。

展示社会底层男女恋爱情感方式的,还有《诗经·卫风·有狐》:

有狐绥绥,在彼淇梁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裳。

有狐绥绥,在彼淇厉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带。

有狐绥绥,在彼淇侧。心之忧矣,之子无服。

诗歌以狐狸淇岸缓行起兴,用反复排比的方式,刻画出一女子对淇上一位贫穷小伙儿的担忧之情。表达了爱情高于财富,不为贫困羁绊之主题。该女子心如发,情浓如醇,眼望意中人缺衣少带,不禁忧风忧雨,依依难别,陪伴情人从河坎走到河岸,又到河边。以淇河

之地貌,衬托恋人起伏不平的爱怜心境。爱为志同道合,摒弃嫌贫攀富,这一主题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得到了早期的诠释。

农家子女淇上言情多为亦耕亦约,情厚如大地;而王孙之流多是红妆白马,不惜罗衣,但也不乏海誓山盟。

且看唐代诗人李嘉祐的《春日淇上作》:

淇上春风涨,鸳鸯逐浪飞。清明桑叶小,度雨杏花稀。

卫女红妆薄,王孙白马肥。相将踏青去,不解惜罗衣。

这首五言律诗对仗工整,声韵和美,前四句写淇上春色,后四句写情侣踏青。公子小姐、才子佳人值桑叶初长、杏花雨稀时节,女着盛装,男跨白马,相携游春。放眼淇河,鸳鸯戏水、春风逐浪,他们心花怒放,纵情浪漫,忘乎一切。从而看出王孙贵胄相游之豪华,相爱之妩媚,与茅屋之家形成格调迥异的恋爱景观。

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唐代长孙无忌的《新曲》:

依阿家住朝歌下,早传名。

结伴来游淇水上,旧长情。

玉珮金钿随步远,云罗雾縠逐风轻。

转目机心悬自许,何须更待听琴声。

诗中以借代、比拟手法,含蓄形象地写出一对情侣淇畔畅游,风碎步轻,缠缠绵绵,道不尽衷肠誓言,即便远处的琴声也无心聆听。

表现淇上约会热恋、缠绵悱恻的诗歌还有唐代杨师道的《阙题》:“二月桑津期结伴,三春淇水逐关情。兰丛有意飞双蝶,柳叶无趣啼莺。”景新人俏,情压群芳。还有陈后主叔宝的《舞媚娘》等。

二、“白日淇上没,空闺生远愁。寸心不可限,淇水长悠悠” ——空闺幽思

坐落在淇河流域的朝歌、黎阳,为几朝京畿之地和文化名城,官宦商贾、名士墨客、三教九流风涌云集,漕运车马水陆两便。征战服役、抓夫当差、经商贸易、颠沛流离等诸多原因,使多少妇独守空闺,思夫盼归,久别不聚,忧愁惆怅,为文人提供了素材,留下了华章墨宝。

来看一下唐代大诗人韦应物

《拟古诗十二首·其十二》:

白日淇上没,空闺生远愁。寸心不可限,淇水长悠悠。芳树自妍芳,春禽自相求。徘徊东西厢,孤妾谁与俦。年华逐丝泪,一落俱不收。

这是描写一位家住淇上的少妇春天里空闺思夫的五言诗。春天是花木生绿、鸟禽发情的季节,极易引发少妇对久别不归的夫君的思念,情深入骨。淇水悠悠,不及少妇相思之深远;春禽相求,不及少妇心赴君侧之心切。白日又西,一天天过去;芳树花香,一年年春来,但总是看不见夫君归来的身影,难怪相思之泪如丝线一样流淌不绝。

再请欣赏一首南朝文学家沈约作的《古意》:

挟瑟丛台下,徙倚爱容光。伫立日已暮,戚戚苦人肠。露葵已堪摘,淇水未沾裳。锦衾无独暖,罗衣空自香。明月虽外照,宁知内心伤?

该诗与上一首诗格相同,诗意相近。是写一富家女子秋暮思夫,时而徘徊,时而伫立,想起无人共暖锦衾,罗衣空自香,尽管家室富丽,反倒更觉空闺肠苦,明月皓洁反衬内心黯然。全诗虽然一个“情”字不露,但无处不蕴藉着情如泉涌。

再来看南朝文学家王融的《古意诗二首·其一》:

游禽暮知反,行人独未归。坐销芳草气,空度明月辉。嗷容入朝镜,思泪点春衣。巫山彩云飞,淇上绿条稀。待君竟不至,秋雁双双飞。

对久别不归的丈夫,妻子朝思暮想,盼到春来,望穿秋水,君仍不至。少妇每天的所见所闻,无不使她联想到与远离的丈夫早日团聚。早晨面对铜镜,看到的是忧愁的面容;夜晚坐在草地上,只有冷清的月光相伴。春天绿柳下不能齐眉,秋日雁声里无法比翼,只有羡慕游禽,泪点春衣。全诗词句朴素,情思幽冥,意境斑斓。

写闺中幽思的还有唐代诗人权德舆的《杂诗五首·其三》、南朝诗人萧纲的《采桑》等等,不胜枚举。

三、“信誓旦旦,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,亦已焉哉” ——负情怨恨

男女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,始爱后弃、喜新厌旧、朝秦暮楚,是爱情题材中的重要类别,淇上情诗中亦不乏此类作品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是一首情节完整的婚恋叙事诗。描述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女子,从被男子求婚、托媒、聘婚、嫁娶、共居,直至这位男子二三其德,行为不端,施之以暴的整个过程,最终,这位女子痛下决心,断绝婚姻。

诗人以这位女子婚姻的不幸遭遇向世上女子道出了发聋振聩

的警示:“于嗟女兮,无与士耽!士之耽兮,犹可说也。女之耽兮,不可说也。”意思是说,善良的姑娘啊,千万不要轻易爱上一个男人,更不能稀里糊涂地让男人染指。男人一夜风流后,可以一拍屁股就走了;女人一旦失身,将成千古之恨。

诗的下半部分,叙述这位女子虽然起早贪黑日夜劳作,仍遭到丈夫谩骂和殴打,没有一天开心的日子。这位女子在痛苦和怨恨中与“氓”绝情。《氓》的后两节是:

三岁为妇,靡室劳矣;夙兴夜寐,靡有朝矣。

言既遂矣,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,咥其笑矣。

静言思之,躬自悼矣。

及尔偕老,老使我怨。淇则有岸,隰则有泮。

总角之宴,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,不思其反。

反是不思,亦已焉哉!

这是对始爱后弃之类男子的控诉和鞭笞。男子开始求婚时毕恭毕敬,“氓之蚩蚩,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,来即我谋”。恋爱时也有苍天见证,信誓旦旦,“秋以为期”。而一旦娶到手后,为期不久竟心生厌,开始三心二意。对为家庭整日忙碌的妻子不但不体贴帮助,反而冷言冷语,甚至拳脚相向。尽管妻子多次规劝,但仍不悔改。诗中女子不仅大胆地爱,而且勇敢地恨,坚决与这类食言负心的男子分道扬镳,不与豺狼共枕,“信誓旦旦,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,亦已焉哉!”既然他违背誓言不念旧情,这样的婚姻就让它终结吧!

描写负情而恨的还有唐代诗人乔知之的《弃妾篇》:

妾本丛台右,君在雁门陲。悠悠淇水曲,彩燕入桑枝。

不因媒结好,本以容相知。容谢君应去,情移会有离。

还君结绶带,归妾织成诗。此物虽轻贱,不用使人嗤。

这位夫人所遭恨的丈夫,是一个因为妻子容谢而去的花心男。他们的婚配不是缘于媒人的巧嘴,而是因为女子美丽的容颜。也曾经花前月下,玩水弄枝,缱绻寄情。而当岁月蚀去女子的风采后,色衰遇冷,男子情移,遗弃前娇。而这位女子性格刚烈,退换曾经的定情信物,不攀不依。从提醒美女们择偶时不能因为对方仅仅为了自己的美丽而以心相许,还应看到对方性格中的其他因素。也教育男子,对待爱情要忠诚专一,不能因妻子色退而薄情寡义。

淇上热恋、空闺幽思、负情怨恨,是淇上古诗爱情的主要构成部分,此外,还有一些单边相思、青楼拥翠、男女调情之类的诗歌,但量小调低,不需多述。

古来淇上多恋歌,源于水美、景美、人美、情美、诗美五美之融合。赏析这些诗歌,是一种审美的享受,是一种情感的荡漾,是一种心灵的润泽。而今人吟咏之时,倍感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、先民的纯朴浓厚、遗风的清婉端正。

